

鬼怪故事

4

宫太人

断阴

阳婚

配案



石县长断八斤黄金案

断借尸还魂案

无名侦探公狗杀人案

子才断先孕后嫁案

宁夏人民出版社

故事精华

第四辑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宁新登字 06 号

封面设计: 吴 越

责任编辑: 尚 兵

故 事 精 华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解放西街 1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

1997 年 5 月第一版 1997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套

ISBN 7-80594-215-3 / · 44

单本定价: 2.30 元 全套定价: 9.20 元

目 录

芝麻官断杀弟害侄案

..... 1

石县长断八斤黄金案

..... 4

袁子才断先孕后嫁案

..... 14

无名僧探公狗杀人案

..... 18

海刚峰断“借尸还魂案”

..... 25

宫大人断阴阳婚配案

..... 29

罗贯中笔下留情

..... 34

王张争母

..... 37

寻 药

..... 40

卖豆腐的为啥要敲梆子?

..... 43

蚓和虾子

..... 46

朱总查哨

..... 50

“冠山莲茶”连风波

..... 52

彭德怀为群众抢救病骡

..... 57

糊涂教人

..... 59

芝麻官断杀弟害侄案

早年，黄河岸边有户姓何的富贵人家，父母早丧，只留兄弟二人相依为命，长大后两人都先后成家立业，原来的家产便一分为二了。哥哥平素好吃懒做，是远近闻名的洋烟鬼。再加上讨了个丑女人为妻，俩人又抽烟又喝酒，把一份家当吃得一贫如洗。他们想了个坏主意，妄图霸占弟弟的那份家当。弟弟为人正派，从小苦读诗书，妻子又是个贤良之人，眼看十月怀胎要生儿子时，正逢大比之年，弟弟便上京赶考去了。谁知他因连日赶路，劳累过度，病倒在床，是好心的店老板把他送回了老家。妻子见丈夫归来，忙请先生为丈夫看病。

哥哥和嫂子见有机可乘，暗暗在弟弟的药中下了砒霜。弟弟不知，喝了药不久，大叫一声，惨死在地。

弟弟一死，哥哥与嫂子只怕弟媳身怀有孕。倘若生得一男半女。这份到手的家当又要落空，于是又想了条杀人不见血的毒计。他们用钱买通接生婆，到了弟媳生产时，让接生婆骗她说：“孩子生下来便死了，可能是你白天趴在坟上哭得厉害，动了胎气所致。”弟媳一听孩子断了气，顿时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兄嫂假仁假义地劝说道：“弟媳呀，也是你命苦，别伤心了，还是身体要紧。孩子穿上你亲手做的红肚兜，让他大伯去埋掉了。”说来也巧，这天夜里，弟弟家养的一只母狗也在生小狗。母狗被弟弟养有了多年，很懂人情。便悄悄跟在家主哥哥的后面。家主哥哥做贼心虚，胆子又小。听到后边有响声，以为是自己做了恶事，鬼来捉他，慌里慌张地把小孩子往路边一丢，掉头就往家里跑。那母狗见家主哥哥丢了孩子，不声不响扑过去，用嘴咬住孩子身上

的布裙，把孩子刁了回来，放在狗窝里。

次日一大早，弟媳家的人就把弟媳接去住了娘家。四个月头上，弟媳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自己家，刚打开院门，就见自家的那母狗在狗窝里紧护着一个孩子。当它看清来人是自己的主人时，一头奔出狗窝，围着主人“汪汪”叫个不停。弟媳到狗窝里一看，孩子，还围自己亲手的做的红肚兜，再看狗窝边趴着四只快饿死的小狗，弟媳全明白了，她一把将孩子抱在怀里，一手搂过那只母狗放声大哭一场。

原来母狗将孩子叼回狗窝后，用舌头在孩子身上不停地舔着，孩子是被接生婆掐得一时窒息，被母狗七舔八舔倒真的把孩子给舔活了。这母狗又象喂小狗一样，把奶水给孩子吃，四只小狗饿得“汪汪”直叫，这倒成了好事，小狗的叫声掩盖了孩子的哭声，总算没被哥哥嫂子听见。

再说，哥嫂自弟媳回了娘家，好不开心，只等弟媳回来，就设法将她赶走，稳稳当当霸占弟弟的全部财产。这日正商量对策，夹然听见弟媳院里有小孩子啼哭声，哥嫂一时慌了手脚。来不及多想，就赶到弟弟家中。一进门见弟媳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哥哥走上前不问青红皂白伸手夺过孩子，用手抓住弟媳的头发，满脸杀气地叫骂，连拉带拖，硬把弟媳拉到县衙。

哥哥敲响堂鼓，知县立即升堂，传击鼓人上堂，说：“下跪是谁？状告何人？从实道来。”

哥哥一听知县准告，便说：“我告弟媳。弟弟得病去世不久，她从娘家抱回一个野种，想侵占我何家的财产，请大老爷为小民作主。”

知县转向被告弟媳有何申辩。弟媳哭着说：“民女有冤，想我丈夫害病，吃了大伯抓来的一帖中药之后，当晚七孔流血，离开人世。那时我腹中有子。生下后，接生婆说，孩子落地无声，便让大伯将孩子抛之野外。娘家人见我可怜，接我回去住了四个

月。今日回家，见自家狗窝里有小孩子啼哭，孩子身上还包着我亲手做的红肚兜，所以我认定这孩子是我的亲生儿子。请大老爷为民妇做主吧。”

知县一听，这狗窝里的孩子要是那弟媳所生，孩子没奶是怎么活下来的，这倒是件奇闻怪事，于是知县一行来到弟娘家，四下观看，别无疑点，又到狗窝一看，知县顿时心里明白，狗窝里躺着已经断气的四只小狗，一看便知是饿死的。知县当即起轿回衙，命人连夜做了九件红肚兜，下乡寻了九个四个月的小男孩。次日用狗断案。

第二天，知县将围红肚兜的九个孩子与弟媳的孩子一起放在公堂之上，牵着弟媳家的母狗从一个一个孩子身边走过。其他九个孩子一见母狗吓得哭，只有弟媳的孩子见了母狗不哭，反而张开小手，脸上露出笑容。那只母狗连过九个孩子毫无反应，唯独走到弟媳孩子前停住了脚步。它伸出舌头，亲热地舔了舔孩子的小脸蛋，又趴下前脚，俯下身子给孩子喂奶。只见孩子急促地吮吸着狗奶，一双小腿又蹬又踹，一副开心的样子，公堂上下之人都会被这一情景看呆了，此时此刻，弟媳再也忍不住，大哭起来，奔上前抱起孩子。那母狗见状也流下了眼泪。在场的人全被感动了。

接生婆一见此景，早已吓得瘫倒在地，一五一十地讲出哥嫂买通她谋害小孩之事。

哥嫂二人见人证、物证俱在，无法抵赖，只得招认了害弟、害侄图谋弟产的全部罪恶事实。

知县见案情大白，当堂宣判：哥嫂二人打入死牢，秋后问斩；接生婆关入牢狱受苦，重赏母狗白银布帛等物，用花轿抬回主人家。

石县长断 八斤黄金案

据说，这是发生在清朝末年的一件真事：

当时，直隶（今河北），山东一带，连年遭灾，官府腐败，不加赈济，反而催损加税。老百姓没法生活，卖儿卖女，吃树皮、菜根，听说关外（指山海关以外地区）好谋生活，有些青壮年男子就拉帮结伙，抛下父母妻小，贸然下关东了。这些连续不断的流亡小民，多数是文盲，老实纯朴，到了关外，举目无亲，全靠一双手和一把力气生活，经过工头、人贩子的层层介绍，倒卖，许多人当了搬运工、挖煤工，干的活又苦又累，收入却很低，还有的人不知倒手几次，被拐骗到黑龙江当了淘金工人。那时的金矿设备极其简陋，劳动条件又很恶劣，用原始的采金方法，所谓“沙里澄金”，无论哪道工序都单调笨重，又苦又累。矿方订出许多条法规制度，工人们一有触犯就受到拷打。矿里警卫森严，劳动时集体上下班，时刻都有监工严密监视，稍有懈怠，不是拳打脚踢，就是鞭子抽打。后来，人们才知道，谁要是一旦成了淘金工人，就等于是到阎王爷那里报了到，劳累一辈子，死了连口棺材都捞不上；年老体弱者，不是病死，就是饿死，有的还没完全断气，就被埋掉，有的干脆就把尸体扔到山谷里喂狼喂狗。

单说其中有一伙直隶、山东一带的淘金工人，他们一口气就

干了二十大几年，这就到了民国初年。他们离家时，个个都是二十几岁、三十来岁的汉子，这时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他们有着浓厚的乡土观念，长期的集体劳动，逐渐养成了一股“哥儿们义气”。他们在一起生产，生活，时间一长，就难免范起思乡之情，都想搞点个人积蓄，幻想有朝一日能够逃出火坑，重返家乡，他们发誓：“死也不作外乡鬼”。这伙淘金汉在这种信念支配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好不容易每个都私下攒下了上斤的黄金，穷哥们当中，有个叫庞大的，年纪最长，办事细心，有些组织能力，经常为弟兄们排忧解难，深受大家爱戴，人们都称他为“大哥”。一天夜里，庞大和大家密谋携金逃亡的事得到一致同意，第二天上工时勘察了逃亡路线，晚上又作了组织准备。就这样在第二天傍晚收工时，他们出其不意打死了监工，一起逃出了金矿。这次暴动，共有十三人参加，但只八个人带各自的一斤黄金逃出了虎口；另五个人有的被当场击毙，有的被抓回后砍头示众。

且说这八个虎口余生的人逃出金矿后，按年龄大小依次排行是。庞大、肖二、刘三、郑四、何五、张六、姚七、邱八，各自原有的名字现已不传了。他们共推庞大为首，听他的指挥，一致行动，为了躲避金矿和官府의 缉拿，不走城市阳关大道，只走村屯山乡小路。常是晚上赶路，白天休息。还好，就这样走了两个多月，才进入吉林省境。当时，八个人如果还一直这样走下去，人人都安全返家和家人团聚，该有多好。可惜偏偏节外生枝，他们走着走着，以庞大为首的前四个人结成了一派。一天，四个人互递眼色，在一个山洞里休息时，庞大小声地问：“现在咱们各有一斤黄金，你们说，怎样才可以各有二斤黄斤呢？”肖二、刘三、郑四没有立即回答，但都明白大哥的意思，无非是把小哥弟四个搞掉！于是经过周密策划，就在当晚赶路时，选择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听庞大咳嗽为号，四个人一个搞一个，一齐动手。结果是

何五、张六、姚七、邱八都被石块击中头部，倒在地上，再取出死者身上的黄金，最后把四具尸体推向山谷了事，按说这时哥四个各有了二斤黄金，应该心满意足地返家乡了，不，好象四个刚刚冤死的鬼魂有意推动着这个故事还得向纵深发展。

且说庞大、肖二、刘三、郑四四个人各带二斤黄金又继续平安无事地走了一个月，将要离开吉林省进入辽宁省境时，形势又急转直下了，原来他们走着走着，庞大又和肖二结成了一派，盘算起刘三和郑四了。长话短说。几乎和上次八个人变成四个人一样，刘三和郑四分别被庞大和肖二暗中打死，不同的是这时的庞大和肖二手中各自有四斤黄金，就是说人在成倍地减少，而活人手中的黄金却在成倍地增加。

再说庞、肖二人各有了四斤黄金，自然踌躇满志，但是。他俩长期徒步行路，艰难跋涉。先后演出了两幕八个人变成四个人和四个人变成两个人的残杀同乡兄弟的悲剧，一方面虽为各得巨金而无比高兴，另一方面良心上的谴责也着实使他俩心神不安。特别是庞大，先主持了暴动逃亡，后又主持了两起残害同乡兄弟的暗杀事件，而且又都是步步顺手，觉得自己萌生歹意。常言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庞大完全错误估计了。这个肖二经过几次生与死的锻炼之后，摸索到了一套暗算人的经验：“财大伤身”，“利令智昏”，就在他俩临近锦州的时候，故技重演，肖二居然把庞大暗害致死，这时两个人变成一个人，肖二独自得了八斤黄金。但是，肖二能否把黄金安全顺利地带回家乡，成为当地的巨富，永享荣华富贵呢？如果他如愿以偿了，那也就说不上什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了。这个故事，该结束了。不，好象那屈死的诸多冤魂又在有意把故事推向另一个高潮。

话说独自占有八斤黄金的肖二，下一步就是他如何将八斤黄金安全带回家乡了，要说一个人徒步行路携带一斤黄金还感觉不到怎样沉重的话，那么，一个人携带八斤黄金就不太容易了。谁

想这一点并没有难住肖二，他想的办法是那么周到，还自以为是天衣无缝哩；首先，他在锦州首饰店思将八斤黄金改制成四斤一个的两个马镫，再涂上黑漆，再用泥土把黑漆磨旧，接着，他用低价买了一匹老马。毛色难看，一条秃尾巴，一只昏花眼，配了一副破旧马鞍，自此以后，他不洗手脸，手指头如同乌鸦爪子一般，脸上一层泥垢，不理发，不刮脸，长了一头蓬松乱发，加上一脸络腮胡子，形如犯人。头上戴一顶破毡帽，上面有好几个虫蛀的小孔。穿一伸破棉袄，几处露着破棉絮，裤子上补着好几块杂色补丁，不穿袜子，穿一双露着脚趾头的旧鞋，腰间束着一条稻草绳，手拿一根枯树枝赶马。马鞍上驮一旧包裹，里质一被一褥里外都是油污，破烂不堪。一切安顿就绪后，他就赶马上路。在路上，有时候，他也下马走段路，不过，他下马走路不是主要的。他对这匹老马，可说是关怀备至，在路上完全听其自然，能快就快，不能快就慢，走累了就在路边歇歇脚。就这样晓行夜宿，一天三十里也走，二十里也行，走了个把月，才到达河北唐山附近。这中间，他专住小客店，吃下等饭菜，不吸烟，不喝酒，连茶水也舍不得喝一碗。象这样一个人，无论是谁观察他、盘问他，谁都认为他是一个在关外混得现了眼，如今老了找不到谋生的路了，叶落归根，又回关里老家来的可怜人。所有的人都让他蒙骗了。他蒙骗一般人并不奇怪。也无关紧要，谁知其中还有一位经验丰富的绿林高手申九爷，居然也被他蒙骗了。

且说这位申九爷，原名正义，当年入伙和弟兄们拜把子时，排行第九，凡比他年长的都简称他“申九”，比他年小的尊称他“申九爷”。他二十多岁就入了伙，如个年近五旬，吃这碗绿林饭将近三十年，专和贪官污吏、地主恶霸作对，打家劫舍，杀富济贫，在江湖黑线上颇负盛名。多年来，凡是经他侦察下手干的活儿，还从来没有失过手，但是遇上肖二，使他束手无策了。自从肖二离开锦州南下时，申九就在途中暗地跟踪上了。白天肖二头

里走，申九就在后面不太远的地方盯着走，曾好几次，申九仔细观察了肖二的老马和鞍镫，但却始终没有看出什么破绽。可是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申九肯定肖二身上一定有“大油水”，必须紧跟不舍，至于“油水”到底在哪里，就是个谜了。申九最后认输了，决计放弃这宗“油水”，但必须弄清油水所在，以满足他的好奇心。一天，天还不太黑，肖二赶着老马住进了一个小市镇的车马店，喂好马后，走向堂屋，已在堂屋等候的申九上来和他拱手相迎说：“肖兄辛苦了，今天能与老兄在这里相遇，真是三生有幸，请里面坐，小弟请客为老兄洗尘。”肖二微微吃了一惊，连忙推辞说：“我与老兄素不相识，怎好劳兄破费。请问老兄如何知道小弟姓肖？”申九爽朗地说：“老兄不认识小弟，小弟可认识老兄多日了，常言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小弟可是有意要结交老兄你这朋友的。”肖二一听大吃一惊，忙说：“老兄，你看小弟比要饭的差不多，怎敢高攀你老兄哇。”申九哈哈大笑说：“老兄，你要是不‘穷’，小弟还不跟你老兄交朋友呢，今天，小弟就是要交老兄你这个‘穷’朋友的。”一边说，一边硬拉着肖二到一个单间客房同桌对面坐下，向店主要了酒菜，二人就攀谈起来。肖二见申九堂堂仪表，谈吐爽快，知道不是等闲之辈，不禁暗暗叫苦，霎时，酒菜摆上，申九斟酒劝饮，肖二为难地说：“老兄不知，小弟已经戒酒，老兄硬要小弟开戒的话，那也行，老兄必须把话讲明，为什么交我这个穷朋友？”申九压低声音严肃地说：“好，那我就直言相告，实不相瞒，我申九跟踪老兄已有很长时间了。凭我多年吃绿林饭的经验从第一眼见到老兄开始，就断定老兄身上必然有‘大油水’，只是老兄的手段太高明，‘油水’在哪里，我始终摸不透，如果摸透了，我早就下手了，恐怕老兄连山海关也过不了的！”肖二被吓得面如土色，申九继续说下去：“我既然把话讲明，凭着江湖义气，就没有在加害于你的意思，老兄应该相信我。”肖二只好连连点头，申九又说：“小弟一心要交老兄这个‘穷’朋友，

其目的只有一个，想从老兄身上增长点见识，怎么样？”肖二这才机灵起来，立即起身拱手作揖：“老兄真是爽快了，那咱们就先结拜，后谈正事如何？”申九应道：“好，好。”忙唤店主买来香纸，摆好香案，焚香磕头毕，按年龄肖二比申九大两岁，二人从此就以盟兄、盟弟相称。吃喝以后，当晚二人同居，申九问：“盟兄，货到底在哪儿，该告诉小弟了吧？”肖二说：“不要慌，等会作夜了，再告诉你也不迟。”夜深人静后，二人来到老马身旁，肖二指着两个马镫说：“盟弟，你可知道这两个马镫，是用什么作成的？”申九拿着两个马镫，左掂量，右掂量，也掂量不出什么名堂，随口说：“两个马镫有什么稀奇？”肖二笑着说：“盟弟错了，这不是铁的，是用八斤黄金铸成的，每个四斤！”申九恍然大悟，赶紧又把马镫细细掂量了一番，这才觉察到马镫的体积不大而重量确实出了格。当二人回到室内就寝后，申九一再嗟叹，对肖二说：“盟兄，小弟交你这个‘穷’朋友总算值得。盟兄尽可放心，今后小弟竭尽全力送你安全回家，和嫂夫人共享荣华富贵。”肖二非常高兴，如今有了一个绿好汉作保镖，心想这一下路途上安全多了。

长话短说，此后肖二在申九的明里、暗里的精心护送下，一路上还真没有任何差错，终于在某一天的下午，他俩到距离肖二家乡肖庄只有二十华里的地方，申九向肖二辞行说：“盟兄，你看，这里离你家不太远了，我想这段路上绝不会出什么问题。正好我还要到附近几个地方讨还几笔旧帐，只好向你告辞。三天以后，我一定准时去你家拜访，不见不散。”肖二一想，也好，于是二人握手，互道珍重，就各奔东西了。单说肖二一心想的早抵家门，贪赶路程，可那匹老马总是一瘸一拐地走着，赶得紧了就干脆卧下不走了，好像是故意和肖二磨蹭时间一样。就这样走几步，歇一歇，歇了再走，走了又歇，二十里路程竟然拖到夜深人静时，才算走完。肖二赶马进村，一直到家，连一个人也没碰上。他在门外端详了下，房屋墙院的景象，还基本上和他当年离

家时的情况一样。他又惊又喜，喜的人到家了，日后该有好日子过，惊的是家里的人有谁没谁，不知底呀。他紧走几步，上前叫门，不一会儿，开门迎接他的是一位中年妇女，月光下，仍可看到出徐娘半老，就是她日夜思念的妻子刁氏。刁氏问：“深更半夜，你找谁？是认错门了吧？”肖二说：“认不错的，难道你认不出你的男人了吗？”刁氏一听，当下“噢”了一声，细看来人，有点象，又不大象，不禁又惊又喜，惊的是果真是男人回来了，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候！喜的是他回来也好，兴许发了大财。夫妻两个在互不理解、互不信任的心态中，首先干完了牵马、闭门，点灯、解鞍喂马，放包裹这些事，这中间自然也说了些互相问讯的话，但并不多，按常情，夫妻久别重逢，多年来的苦辣酸甜，就是说上三天三夜恐怕也说不完，但是这时的夫妻俩，天知道，不知咋的却没有这股热乎劲儿。肖二这时真正有了松一口气的感觉，长期图财害命提心吊胆的旅途生活总算结束了，但这种结束又使他产生了过度疲劳之感，什么洗脸洗脚，喝水吃饭，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了，他最感迫切的是马上美满地睡一觉，睡它个三天三夜才过瘾，于是他连一句话都不想说，就一头倒在炕上呼呼地睡了。刁氏这才仔细辨认肖二，证实是自己的男人不错。他几次推肖二，想把他推醒说说知心话，不料肖二几次都翻个身，吧嗒吧嘴，哼哼唧唧就又熟睡了，真的和一口吃饭后贪睡的猪没什么两样。刁氏无奈，只好细细打量男人尊容和穿着，是那样肮脏不堪，再细细检查马匹和行李包裹，我的天，马能卖几个钱之外，别的白送给人家，人家还嫌脏呢！刁氏心灰意冷了，她判断自己的男人没有发财，而一个穷光蛋，今后的日子不靠他养活，还得养活他。她思前想后，越想越难过，不由得泪如雨下，慨叹自己命太苦。就在这时，忽听院内“噗通”一声，从墙外跳进一个人来。

话还得往回说，肖二当年离家时，家有父母妻子和一个不满

周岁的孩子，离家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女儿和父母先后死于瘟疫和灾荒。妻子刁氏本有几分姿色，公婆在世时就和本村财主家的二小子通了奸，公婆去世后，他们就长期姘居，明里来，暗里去，已是公开的秘密，乡亲们都知道。近两年，二小子的老婆体弱多病，他巴不得老婆早一天病死后，就把刁氏娶过去。多少年来，肖二音信全无，人们都认为他可能早已作了他乡之鬼，不定哪一天二小子娶刁氏，属于寡妇改嫁，比姘居更名正言顺。这不，就在二小子和刁氏正要正式结合的节骨眼上，肖二却回家来了。这天深夜从墙外跳进刁氏家的那个人正是二小子。刁氏听见响动，自然心里明白，她看了看肖二正睡得死，就把灯吹灭，从屋里走出，一手把二小子拉到阴暗处，小声告诉他：“坏了，我那口子肖二回来了！”二小子一听愣住了，说：“你男人回来了，那今后咱们就一刀两断吧！”没说完，就听“啪”的一声，刁氏扬手打了二小子一个耳光，说：“呸！一刀两断。亏你说得出口，咱俩好了这么多年，一下子就断了，你受得了我还受不了！”二小子不服，说：“你瞎说，你受不了，我更受不了，那你咋办？”刁氏狠狠地说：“你还没见肖二那穷鬼熊样子，别说让我跟他过日子，我看他一眼就恶心。”常言说：“色胆包天”。刁氏说到气头上生了杀机，接着说：“我看，倒不如趁半夜五更。乡邻们谁也不知道他回来的机会，咱们把他——”说着用手作了一个往下砍的手势，二小子会意，接道：“干掉？”刁氏说：“对，干掉！干掉他，今后咱们不就可以作长久夫妻了？”真是色迷心窍，俩人说干就干，一个拿菜刀，一个拿斧子，一起进屋，照准肖二打鼾声的地方，一刀下去，肖二哼了一声，动了一下，紧接着又一斧子下去，就把肖二劈了个身首异处！俩人趁着月色，先把肖二的尸体草草埋在空猪圈里，然后点上灯，擦洗掉炕上、地上的血迹。这一切干的是那么迅速，干净利落，真是神不知鬼不觉。

这个肖二，先后杀害了刘三、郑四庞大三个同乡弟兄，从三

个被害者身上共得到了七斤黄金，终于惨死在刀斧之下，他的死是罪有应得。有意思的是肖二之死，就象是鬼使神差一般，他心机用尽，千里迢迢不迟不早选择好那么一个合适的时间，到达自己家里，在前后不到两个钟头的时间内，就那么轻而易举地迈进鬼门关，最终结束了这场“黄金梦”！肖二该死，肖二已死。但故事还没有结束，就在肖二死后的第三天，他的盟弟申九讨完帐后，如期赴约来到了肖庄。他逢人就打听，打听到肖二家，一进门就高喊：“盟兄，肖二哥在家吗？”刁氏迎出，见来的这位不速之客体格魁梧，容貌威严，且点名道姓地喊肖二“盟兄”，心中就捏了一把汗，回答说：“这儿是肖二的家不错，他是我的男人，不过……他去关外多年了，连个音信都没有。请问你是？我怎么不认识？”申九一听吃了一惊，也不介绍自己，忙说：“大嫂，我且问你，肖二哥这几天是不是回家来了？”刁氏装腔作势地说：“没有呀？他要是真的回来了，我可要谢天谢地了！”申九知道出了问题，没有再说什么就径直往屋里走，依次察看各屋，最后来到套间屋，一眼就看到了那匹老马，马鞍，马镫已经卸下放在一旁，经查马镫还是原物，这才放心了。见物不见人，申九已猜透了八九分，心想十有八九肖二哥可能已不在人世了。但怎样为盟兄伸冤呢？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若无其事地对刁氏说：“大嫂，我和肖二哥是磕头弟兄，我俩是结伴回来的，他既然还没回来，一定是我们分手后，他在路上耽误了，这时还正在途中。这么办吧，你要怕我欺骗你，我先给你放下一百块银元，借这匹马用一用，让我骑马去迎接盟兄。你看怎么样？”哪里知道刁氏正发愁这匹老马和破鞍旧镫在家里是个累赘，这些东西一占脑儿加起来连十块钱也不值，现在这位盟兄弟真大方，一下子就放下一百块，这样的好人太少有了，再说，他骑马迎接肖二，能迎着个鬼！迎不着，他还回来干啥？寻不得他一百块，飞来之财，何乐而不为？于是赶紧笑着说：“要是这样可太好了不过了，这可有劳你